

白眉大侠

单田芳编著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白眉大侠 下

单田芳编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借出日期 借阅者 借书证号 还书日期

1988.10.16	徐文斌		
3.7			
7.13			
10.3			

白眉大侠(下)
BAI MEI DA XIA
单田芳 编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书店零售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0.125 字数:450千 插页:2

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3,500册

ISBN 7-204-00392-6/I·58 定价:4.95元

官兵一打叠云峰

第四十九回

芸瑞夜探狼牙涧

那朱亮没把他看在眼里，认为白芸瑞无非是个小孩子，胎毛未退，乳臭未干，也就是仗着一股力气，能有多大能耐？你即使在你娘肚子里就练武，那才练了几天，敢在我面前撒野。朱亮按一般常理错估了对方，待他跟白芸瑞一动手，朱亮大吃一惊。这小孩武艺太精通了，发招利索，与众不同，朱亮闯荡江湖六十多年，什么战场没经过？什么高人没遇过？说实话，象白芸瑞这么快的刀法，不多见。十几个照面之后，朱亮就想到自己不是对手，“哎呀，”该我倒霉，今天我要把这条老命丧这儿不成？等到三十几个照面，白芸瑞拿出绝招了，疯僧醉菩提教给他的回光绝命三刀，刷刷！刷！朱亮的帽子被削掉了，只剩下围在脑袋上的束发包巾。又一刀，把朱亮的头发就削下来了，把朱亮吓得直缩脖子，跳出圈外。心想，幸亏这一刀高了点，要不然，脑袋就被削下去了。朱亮哪儿吃过这种亏，一下脸就红了，想不到打不过白芸瑞。陈东坡刚想上来挽回败局，正在这时，大路上来了一支骑兵，尘土大起，旌旗飘扬。旗下闪出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紫罗战袍，胯下黄鬃马，手中拿着三股托天叉，后面的骑兵手拿长枪大刀，象旋风一样扑来。风卷旗号，看得清楚，是大宋的官兵，陈东坡吓了一跳，冲几个人一使眼色，就喊到：“合字并肩字风紧撤乎。”紫面金刚王顺、白莲花宴风、朱亮一看，心想：我们上当了，蒋平事先

有准备，来了大批官兵，就我们四个人，而且又遇上劲敌白芸瑞，人单势孤。这四人一打呼哨跳出圈外，转身便走，三侠五义、小五义追了一阵，眼看着他们败回狼牙涧。蒋平恐怕追进去吃亏，因此吩咐收兵。等回来，一看领兵带队的大将并非别人，正是飞叉太保钟雄手下的副将李勇，李勇绰号叫神叉无敌将。因为他跟钟雄学过能耐，也使一条大叉。在冲锋陷阵这方面很有力气，蒋四爷认识他，这时李勇从马上跳下来，跟官人们见面，四爷就问。“李将军这是从哪儿来？”

“四爷，这还用问吗，我奉大帅岳横之命，率三千军队赶到葵花冈，帮助四爷，”蒋平一听，高兴了，还是岳大帅想得周到，我们现在人手正缺，有这三千军队，可解决大问题了，那帮贼不会再到葵花冈捣乱了。四爷问李勇：“你们住在什么地方？”李勇说：“都安排好了，四爷不用操心，先来的是五百骑兵，还有二千五百步兵明天就到，我们扎营在葵花冈外。”说完，李勇便率人扎营去了。

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把白芸瑞接到临时公馆，彼此一一介绍。芸瑞一看，除了老前辈，就是跟自己平辈的兄弟，芸瑞和他们亲热得不得了。虽然芸瑞和朱亮只打了几个照面，但大家都知道芸瑞不是一般的人，大家问长问短，特别是蒋平，拉着芸瑞问家中的情况怎么样？芸瑞前前后后述说一遍，至于怎么学的武功，老师是谁，他没提。芸瑞问四大爷：“我听说我三哥徐良被害了？”“孩子，你也听说了？”“听说了，不知现在怎样？”“别提了，我们把尸体抢回来了，人头还没到手，你三哥的脑袋还在狼牙涧，那帮贼说要在山上庆贺人头会，我们大家都想把人头找回来，但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你三哥的身子就在这后院放着。”“待我祭奠。”白芸瑞准备了纸马幡稞来到后院，一看棺材，芸瑞鼻子一

酸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别看他和白眉徐良不认识，没有什么交情，但是双方父辈太好了，徐良名望又这么高。因此他到了灵前，眼泪刷刷直流，一边烧纸，一边磕头：“三哥在天之灵别散，小弟芸瑞一定给你报仇雪恨。”大家怕芸瑞哭坏了身体，让他到前面落座喝茶。芸瑞问：“四大爷你都派谁去盗过人头？”“你五哥艾虎去过，房书安也去过，都不行啊。那人头被山上群贼看成宝贝一样，看来这事不好办哪。”

“四大爷言之差矣，有道是钢梁磨绣针，功到自然成，您别泄气，不是我小看五哥和房书安，可能是不得法，咱别的不说，当务之急是给我三哥弄个全尸，不然的话，光有身子而没头，怎全他的亡灵呢？”“孩子，你说得对，有什么高见？”“四大爷，我没什么高见，只有一个字‘打’，我初来乍到，寸功未立，我请示四大爷您答应我，今天晚上，我就要夜探叠云峰，把三哥的人头请回来。”“孩子，这不行，你刚出世，有很多事情摸不着门。八宝叠云峰不是一般匪巢，都是江湖巨寇，海洋飞贼。为了庆贺人头会，他们还请来不少帮手，你一人怎么行呢？你若回不来，我对不起你爹，孩子，你先住几天，咱们从长计议。”芸瑞站起来道：

“不，四大爷你这话是不相信我，当然，我也没什么能耐。咱爷俩打个赌，明天天亮以前，我就回来，要是没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来，拿我的人头是问。您看怎么样？”众人一听挺不高兴，心想，这是个小白玉堂，白老五又回来了。白玉堂就是这样你要是说西，他非说东；你认为这事不保险，他非说成不可，不然怎么能死在冲霄楼铜网阵呢！眼前这个白芸瑞也是这样，你越说狼牙涧危险，他非要去不可，言下之意是别人都不行，就他行。蒋平心里想，这是初次见面，要是处长了，我得狠狠地教训他，哪能这样呢，难道我们这些人都

是饭桶，我们不想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？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嘛，这孩子也太不知深浅了。但是，也有的人不这么想，他们认为白云瑞有能耐，艺高胆大，不如让他去，也许能成功。蒋平问：“芸瑞啊，你觉得有把握吗？”“有。”“好，那你一人去我们可有点不放心，有道是一个人死，两个人活，我给你配个帮手，你看如何？”“四大爷，我不是不相信别人，我这人觉得一人方便，两人累赘。”“好吧，既然你有把握，就一个人去，还是那句话，办到就办，办不到就回来，咱们另想良策。谁也不会笑话你。”说完之后，大家饱餐一顿，大伙随便谈了一会闲话。芸瑞就把小包拿过来，告诉大家：“你们耐心等我的消息，谁也不用挂念。明天天亮之前，我肯定回来。”看他有这么大把握，谁也不好说什么了。芸瑞换上夜行衣。蒋平一看这夜行衣有点不痛快，夜行衣是一种保护色，一般都是黑的，因为天黑好隐蔽，不容易被发现；但白云瑞的夜行衣是白色的，四爷心说，怎么这玩艺也跟他爹学呢？就见白云瑞全身上下紧凑利落，这小子本来长得就漂亮，再穿上这夜行衣更显得威风潇洒。但不管怎样，四爷心里明白，这是个骄傲的小伙子，如果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是好样的，如果请不回来，碰了钉子，再慢慢说他。白云瑞收拾好衣物，背后背着亮银盘龙戟，腰巾上挂着金丝龙鳞闪电劈，斜挎百宝囊，跟众人告辞。蒋平、展昭、智化一直把他送出葵花冈，再三叮咛。白云瑞一乐：“四伯父，您的心意我领了，您就好好休息吧。”说完往下一探身，犹如一道白线踪迹不见。蒋平这才领大伙回店休息。

芸瑞虽然没进过山，但已经向众人了解了地势，艾虎也向他做了交待，脑子里有数。白云瑞边走边盘算，我从什么地方上叠云峰，怎么下手。我大话说出去了，办不好的话，

连我爹都跟着丢人，我三位老师算白教了。我得露一手，让别人知道老白家没有饭桶。他一边想，一边加紧脚步，很快就按照别人告诉的路线从百丈岩进了叠云峰。白芸瑞飞檐走壁，爬山越岭不费吹灰之力，比狸猫还快，声息皆无，神不知鬼不觉就进了大寨。他从墙翻进去，四外探望，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分赃厅，这房子很高，灯火明亮，很显眼，白芸瑞脚尖点地，飞身上房，双脚倒挂，通过窗户往里观看。此时天气正热，窗户全开着，从外往里看很清楚。就看见里面坐着有三五百人，白的、黑的、俊的、丑的、高的、矮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正中央并排放着两张桌子，坐在寨主位上的是半翅蜂王典，下首坐着个红脸老者，挎着七星折铁宝刀，五官相貌挺忠厚，一表人材。芸瑞心想，不用问，就是二寨主电光侠霍玉贵。他一看和自己动手的那个飞剑仙朱亮也坐在人群之中，再往下，他都不认识了。他一琢磨，要听心腹事，得听背后言，我先听听你们在谈论什么？就听朱亮大放獠词，正述说白天之事，现在他帽圈也摘了，换了套衣服，正说白芸瑞。有些人也不知道跟着笑什么，一看飞剑仙朱亮太惨了，成了个刺儿头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，谁也没见过朱亮败这么惨。“小兔崽子，我跟你没完，非报这一刀之仇不可，我原本以为小毛孩子没什么能耐，哪知道这一伸手，他给我来了个出其不意。”白莲花宴风也插言：“老剑客，您说得对，要凭您的能耐，他八个白芸瑞也不行，别说您，就是我跟他伸手，也未必让他讨便宜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您别着急，我们经常能见面，到时候我们把小兔崽子捉住，扒皮、抠眼，挖心给您老人家出气。”“对！”还有些人直喊：“白芸瑞算什么东西，他能耐再大能有白眉徐良厉害？老西都死了，何况他呢？无名小辈犯不上跟他生气。”王

典、霍玉贵也在劝他。做为大寨主和二寨主 能不说几句话吗？白芸瑞在房皮上一听，暗自咬牙。心想，你们把我挖苦急了，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让你们知道我白芸瑞是何许人也，让你们也了解我师父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，我就是未来的总门长。白芸瑞热血沸腾，真想喊一嗓子，下去杀几个才好。又一想，不行，我是为我三哥人头而来，我先把人头弄到手，然后再算帐。这么大的叠云峰，人头放在何处，我到哪儿去找？一会儿天亮了，就来不及了，芸瑞心里正着急，就见王顺向王典一抱拳：“大寨主，今天我想起一件事来，我看开封府的爪牙帮手越来越多，早晚会有一场凶杀恶斗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”王典一听，仰面大笑：“各位都放宽心，本寨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谁敢进我的叠云峰就叫他有来无回。”王顺说道：“大寨主，据我看，咱们目前还得把徐良的脑袋保护好，开封府的人千方百计要把徐良的人头弄回去，咱们还要用这脑袋开人头大会呢。请帖、请柬都撒下去了，转眼就是七月十五啊，如果人家都来了，咱们没有了徐良的脑袋，这不当众出丑吗？您老人家千万要留神啊。”

“王顺，你放心吧，那颗脑袋我怕腐烂，早用药水泡上了，藏在后山的仙人洞里。别说有人看着，就是没有人看着，谁又能进得去呢。这事你就不用管了，我早已安排好了。”“好，大寨主，我提醒你，既然您都安排好了，我们自然就放心了。”白芸瑞在房上一听，心里一惊，唉哟，闹了半天，在后山仙人洞，这洞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呢？盗人头要紧，回来再和他们算帐。芸瑞想到这儿，就从后房坡上跳下来，赶奔后山。他一想，我得捉个俘虏，问个明白，不然，我瞎闯怎么行呢？要说捉个人，那不是现成的嘛。他到后院，跳到墙上，就象猫捕老鼠似的在那儿看着。他发现底下打更的过来

了，敲梆子的在前边，敲锣的在后面。正好敲锣的这位说：“王二哥，您先走一步，我在这儿方便方便。”“快点！”“我这两天闹肚子。”敲梆子的那位就走了，敲锣的这位把锣和锣锤放下，就进了草棵。芸瑞一看，机会来了，就利用这一刹那，飞身跳过去，还没等那敲锣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？白芸瑞使了个黄莺捏嗓，伸出三个指头，把他给掐住了。只这一下，两眼就翻上去了，喊也喊不出来，叫也叫不出来。芸瑞把他往胳肢窝一夹，找了个僻静之处，把他放下，好半天，他才上来气，他刚一明白，芸瑞就刀压脖下：“别动！吵一声，我宰了你。”“爷爷饶命，我不吵吵。”“咱二人无冤无仇，只要你告诉我实情，我就把你放了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仙人洞在什么地方？”“就在后山。”“说具体点！”“您往后走，出了中平大寨的最后一道墙，前面就是山坡，您再往前走不到二里地，有一个大山丘，好象个馒头在那儿放着。到跟前，您就看见了，有一道山缝，旁边刻着‘仙人洞’三个字。”“你再说一遍。”他又重复一遍，芸瑞牢记在心，就问他：“仙人洞是干什么的？”“是一处名胜古迹，里边据说有仙人。自从我们大寨主占据之后，经过改装，里边安了消息、埋伏，还搁了一些值钱的东西。另外我听说徐良的脑袋也搁到那里边了，怕别人偷去。别的我就不清楚了。”芸瑞一听，他说的是真话，就问：“你姓什么？”“我姓赵。”“我本应把你放了，但我放了你，非坏了我的事，到那时候，可就麻烦了。谁让你当贼了？对不起，我得送你回老家。”“别……。”“噢！”白芸瑞跟他爹似的，一瞪眼就杀人，宝刀一晃，人头落地。这地方偏野荒郊，死个人算什么？芸瑞把刀上的血迹擦干，连脑袋带身子拉到草里，心想：第二天发现了，我的事也干完了。转身赶

奔仙人洞。再说打更的和打锣的是一对，这个人没了，那个敲梆子的能不找吗？但是芸瑞早算好了，就你找这工夫，我的事也办完了。

白芸瑞按这个人提供的线索直奔后山。从远处看，真象一个大馒头在那儿放着。这儿静悄悄的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芸瑞三晃两晃来到山跟前，抬头一瞅，就是仙人洞，还刻着字，字都有一人多高，用朱红涂着底。虽然是黑天，借着星斗的光辉也能看清“仙人洞”三个大字。往洞里一看，黑糊糊的，伸手不见掌，对面不见人。白芸瑞稍微犹豫一下，心想：这小子刚才告诉我，里边有埋伏，我可要多留神。可芸瑞又一琢磨，我怕什么呢？我在四川峨嵋山跟我师爷在谈话中提到过消息、埋伏。我师爷特指令我师父夏侯仁专门在这上面教了我两个月。春夏秋冬，按照四季二十四节气等方位，消息、埋伏我全懂，只要留神，别大意就行了，要不怎么说艺高人胆大呢。白芸瑞仗着胆子进了仙人洞，这个洞不是人工开凿的，是天然的，随着山上这道裂缝，往里边进。不知里边有多深，高一脚，浅一脚，芸瑞不敢贸然迈步。他用宝刀探路，走一步，拿刀探一下地，听听声音，发现确实没埋伏，才敢迈第二步，两只眼睛跟闪电一样，往四外观看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在这儿走路太困难了，往里边走，没有五十步就走了将近半个时辰，所幸的是有什么埋伏也没遇上。芸瑞回头一看，洞口看着不着了，因为有个拐弯，外头的光不能直接照到里头。白芸瑞放心大胆地把火扇子拿出来，啪一晃，火扇子着了，借着光亮往里头走。就见里边挺大，能有三间房子大小。芸瑞已经到了仙人洞的中心了，他发现前头有个桌子。桌子上放着一个盒子，恍恍惚惚里边象个人头。芸瑞一想，里边是不是我三哥的人头？真有意思，王典就会

说大话，哪有人看着？哪有消息、埋伏，没想到我白芸瑞真有运气，伸手就把人头得到了。要是能拿回去，人前显胜，该是多美的事。芸瑞暗自欢喜，来到桌边，他没敢伸手，围着桌子转了几圈，拿火扇子一照，可不是吗？确实是个人头，虽然看不太清楚，也看出那鬓角在上边挽了个卷，影影绰绰是白眉毛。芸瑞心里好一阵难过，他心中暗暗祈祷：三哥，你要有灵，就保佑小弟请了你的人头。说话之间，用手一拿笼子，这下可上当了。能没埋伏吗？他用手刚一碰着笼子，就听脚底“嘎叭”一声，闹了半天，底下就是翻板。不碰笼子没事，只要一动，消息翻了，白芸瑞大头朝下，就栽下去了。这坑可真危险，且不说有一丈五六尺深，下面刀尖全朝上，而且在坑底下养着十几条毒蛇。人要到了下面就串了糖葫芦，然后就喂了毒蛇。白芸瑞脑袋往下一来，心里想，完了。但是，白芸瑞眼看到底，他赶快舌尖一点，上牙膛，空中使了个“云里翻”，一个跟头，头朝上，脚朝下，然后一换气，从坑底下翻上来。就这种功夫，连徐良也办不到，更不要说一般人了。他要不是受过三位老剑客的真传，哪能做到这一点呢？芸瑞“嗖”一声蹦出来，回手一扒坑边，往旁边跳，哪知道脚底刚一落地，“唛”还是翻板，第二次又掉到别的坑里去了。这个坑全是污水，芸瑞掉到里边呛也得呛死。白芸瑞心中暗想：不好！这是三环套的埋伏。仗着年轻气脉壮，第二次舌尖顶上牙膛，又一个“云里翻”跟头，又蹿上来了。但是，手也扒着坑边了，也没劲了，身子往下一坠，一滑，芸瑞觉得眼前一黑，完了，我命休矣！可就在这时候，旁边伸出一只大手来，把白芸瑞的手腕子抓住了，就象钢钩一样，抓了个结结实实，把芸瑞从坑里捞出来了，这人拽着芸瑞的胳膊，不容分说，就出了仙人

洞，一直来到后山坡。芸瑞觉得两耳生风，这人的快劲就别提了。时间不大，人不走了，把白云瑞往地下一摔，因为一点劲也没有，一屁股摔在地上，觉得脑瓜子嗡嗡直响，眼前金灯乱晃，什么也听不见，看不清。好半天，才恢复了理智。我怎么活过来了，对！有人救我。芸瑞想到这儿，就想找找这恩人是谁。他站起来回头一看，这人就在他身后站着。还没等芸瑞看清楚是谁？那人就抡起巴掌“啪”照着芸瑞腮帮子就打，把芸瑞打得一栽，好悬没趴下。他眼眉刚立起来，结果又回归原位了。这才看清，背后站的正是老恩师凌空和尚。芸瑞纳闷，我这不是做梦吧，怎么我师父也来了？腿一软，跪下了：“师父，您……？”“阿弥陀佛，芸瑞，你多大胆子，找死啊！要不是为师来得及时，哪有你的命在？当初下山之时，我们怎么嘱咐你的？戒骄戒躁，你早就忘了，你把什么都看得无所谓，就拿今天来说，我要不暗地之中跟着你，死是小事，我们老三位日夜手把手地教你，多少年的心血岂不付诸东流！”一席话把白云瑞说得骨头都酥了，汗珠子也滴嗒下来了：“师父，您打我吧，狠狠地打，我就是个心眼想盗人头，别的都忘了。”“这件事我回去不跟你师父夏侯仁提，如果告诉他，他一怒之下，断去师徒感情就不能要你了。”说着把白云瑞搀起来。芸瑞眼泪掉下来了，觉得心里还挺委屈。凌空和尚态度和蔼下来：“孩子，你听我说，你前脚下了四川峨嵋山，你老师夏侯仁就把我找去了，让我把别的事全放下，暗地之中保护你，你说，替你想得多周到，就怕你出入江湖再摊上事。这一路上，我跟你跟到现在，你办的一切事都瞒不过我。老实讲，你在店房里自告奋勇要取徐良的人头是对的，但是，蒋平说你的话也值千金。你瞅瞅，您把脑袋一晃，胸脯一挺，取不

来徐良的人头，拿我的人头是问，你这命怎么这么不值钱，你说这话的时候，不怕伤众人？难道三侠五义、小七杰、小五义，那么多高人都不如你？就你能耐，言外之意别人都不如你，就你是个人物。那阵我就想揍你几巴掌，可我一想，如果那阵揍你，你不服气，我叫你碰碰钉子，就暗地之中跟你进了山，你进仙人洞，我也来了。要不是为师把你手抓住，你掉到坑里，还能活吗？你这条小命早完了。孩子，切记戒骄戒躁，骄者必败。”“师父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骄傲了。”“好吧，光说不行，我还得看你的行动，今天这事就放在一边。”“师父，我还有点事要办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你老人家奉命在暗中保护我，我是感恩不尽，但是我来了，你总不能让我空手回去吧，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大话，您说这人头拿不回去，怎么交待？我个人是小事，岂不是老师们也跟着丢丑吗？你们费了这么多年的心血，教出一个饭桶来，老师脸上也不好看。”“阿弥陀佛，这小子点子还不少呢。按理说今天的事我不该管，但是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为师帮你去取人头。”“谢谢师父！”把芸瑞乐得刚要磕头，被凌空拦住了：“用不着多礼，孩子，我把实底告诉你吧，咱们同时进山，你前走一步，我随后就到。但是我已探听到真情，仙人洞里的人头不是真的，黑天你看不清楚，那是蜡做的。”白芸瑞一听，不相信。“那打更的不是两个人吗？前边走的是敲梆子的，后面是敲锣的，你把敲锣的人捉住杀了，为师把敲梆子那位给捉住了，从他嘴里知道这些情况。这里边是蜡制人头，是幌子，真的不在这儿，为师已把敲梆子那人结果了，不然的话，他能不到前边送信吗？那就坏了咱们的大事。”白芸瑞一想，还是我老师，料事比我周到得多。我原以为这事挺好办，到这儿把人头抢到手就

走，闹了半天这么复杂。“师父，真人头能在哪儿？”“我也问了，据那敲梆子的说，他也不知道搁在什么地方。此事只有几个人知道，大寨主王典，二寨主电光侠霍玉贵，还有朱亮等人，其他人一概不知。”“那怎么办呢？难道说咱爷俩白来了？”“岂有此理，我就要从这几个人口中打听明白，不但跟他们打听，还得叫他们帮忙。”芸瑞一听，心说，我老师又上疯劲了，怪不得叫疯僧醉菩提呢。一会儿明白，一会儿糊涂，这几个是咱们的仇敌，你问他，能告诉你吗？更不用说帮忙了。凌空看出来：“芸瑞，你不相信？你不了解内情，如果师父告诉你全部内情，你就明白了。废话少说，抓紧时间，快跟我走。”芸瑞也不敢问，凌空和尚拉着他，又奔前山来了。就仗着腿快，跟闪电似的，不然，往往返返这一晚上就过去了。这回到前寨左侧，有一座小寨，树林环绕，一个小院，黑门楼，里边有几间房，门前挑着红灯。凌空把芸瑞领到这儿，不走门走墙，爷俩飞身行上了墙，天热门窗都开着。这小院的房屋也不例外，窗户也开着，屋里头点着灯，在灯光之下坐着一个人，这人刚从大寨回来，衣服挂在墙上，正在品茶。凌空偷偷告诉芸瑞：“孩子，要想知道真情，必须问他！”

盗人头芸瑞入虎口

第五十回

平匪巢蒋平派兵将

白芸瑞往屋里一看这个人，把他吓了一跳，他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这个人正是叠云峰的二寨主电光侠霍玉贵！就见他在这儿坐着独对孤灯，眉头紧锁拧了个疙瘩，手拈须髯在这儿品茶。衣服在墙上挂着，腰里挎着七星折铁宝刀。芸瑞就问师父：“老师不是看错了？这……不是霍玉贵吗？他能告诉您徐良的人头在哪儿，还能帮忙？”“唔，我找的就是他。孩子，你不知道的事儿多得很！你就跟为师来吧。”说话间就见疯僧醉菩提凌空双脚一飘跳到院里，芸瑞紧跟着。爷儿俩来到窗台跟前，凌空压低声音：“阿弥陀佛，霍寨主一向可好？贫僧到了。”电光侠看得清清楚楚：窗口站着一个和尚，一个俗家，看出了疯僧醉菩提。他先是一惊，跟着站起身开门出来，到凌空近前撩衣服跪下：“恩人从哪儿来？院中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请！”老和尚一笑，点点头拉芸瑞进了屋。就见霍玉贵没进屋，回过身去吩咐“来人”，便过来七八个人问：“寨主爷有何吩咐？”“把大门拴牢看好，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出入。我这儿有特殊的客人须要招待。”“哎，是！”这些心腹人全明白了，把这小院守得很严密。霍玉贵这才放心进屋请凌空和芸瑞坐下，他在旁边垂手一站。凌空乐了：“老僧深夜前来搅动寨主爷居心不忍，你怎么不坐下讲话？”让了半天霍玉贵这才坐下，又问：“师父何来？”答：“老僧云游天下四海为家，哪儿不兴来？我今晚

是从葵花冈开封府的临时公馆来。”“敢问这位……”电光侠一指白芸瑞。凌空没有隐瞒，爽快地告诉他：“他是我的徒弟、白玉堂之子白芸瑞。”“呵，就是白天大战飞剑仙、刀削朱亮头巾的那位？”芸瑞点点头。“白公子，失敬了！”白芸瑞真有点糊涂了：这意思霍玉贵跟老师感情不错，是有深交的多年熟人，不然谈话能这么随便，一点儿隐讳都没有吗？”

书中交代，这凌空确实是霍玉贵的救命恩人。他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善村霍家寨的人，幼年就学武、结交江湖上的英雄，故此他成名当了侠客。就因为练武，霍玉贵把万贯家财挥霍一空，后来就落他一人。为了练武他连媳妇都不娶，走遍江湖到处访名人。十五年前，霍玉贵走到黄河渡口钱花没了，一着急病倒在店房，一头扎在床上起不来了，把带的衣服全部当卖一空。有钱住店，无钱搬家。霍玉贵躺在床上起不来，还得吃药，又得还账。后来实在没有可卖的了，就跟这掌柜的哀求：“我身边就剩一把宝刀了，你把它拿到集上卖了，卖得钱我还你店饭账，剩下一部分我养病，病好后我马上离开。”店掌柜一听只好如此，就拿着他的七星宝刀到街上去卖。事儿也巧，正好疯僧醉菩提凌空出来化缘路过黄河渡口，他看这儿围着一伙人，探头一看是卖刀的。别人是外行，光看不买，另外也买不起。凌空是武术大师，见兵器能不爱吗！他拿过这刀来仔细一端详，七星折铁宝刀。这口刀虽不敢说是上品，在一般的来讲这也是了不得的东西，什么人能舍得把它卖了呢！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呀。他问这掌柜的：“这刀要多少钱？”掌柜的说：“你看着给吧，能给二十两银子就行。”凌空一听这是外行。二十两，二百两也不卖呵！老和尚说：“这刀我买了。掌柜的，这刀是你